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六

墓誌

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知泰州蔡君墓誌銘

工部侍郎致仕李公墓誌銘

光祿卿葛公墓誌銘

殿中丞華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張君諱大有字損之先世占數華陰自其

廣東高縣道陳

光緒戊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書匾藏南學

曾祖諱圖避五代之乱于湖湘因家潭州遂為長沙人祖某三世自仕官皆不過縣令州佐至君以天聖五年進士乙科一命為隨州節度推官翰林胥公偃荐監壽春茶場由明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澠池縣再拜太常博士河東都轉運使施公昌言奏辟簽書晉州判官事徙知忠州過都貽書抵宰相陳恭公以為大臣當如古人推轂天下士徒以絕謝賓客取公名非是以此選時而有司適言君在河東入糴不如法坐削一官監庐州酒未几會恩逸故秩最

最後簽書應天府判官公事是時予同在幕中接尊俎論古今從容談笑間以唱酌歌呼縱放纖介無所隱故尤相親厚嘗愛其為人踈爽豪健有志于功名文章議論足以自表一時所至上官賴其能委之以輒為平審其中無所私撓明州廣德湖灌溉之利由古然矣先時患民侵冒墾地太守李夷康築大堤以限之歲久堤壞而冒畊者眾請奪淤益繫轉運使移君往案視得故迹而復之于是人均其利而訢矚自息其在澠池建學校以延諸生又治縣廨得二古鏡

寫之以補其邑之刀矛器械于是戒氣為之一新已
而郭邈山盜起嘯聚陝洛間騷掠近邑獨不入繩境
知有備故也田守范公雍喜其所為召見與語田數
月不遣時久不雨邑之父老詣府訴災因請遂君既
歸而雨作民益欢然有龙騎卒自边戍遂故返縣以
事逗留不去民不知所為頗相驚擾君密畫計白府
請捕治之卒伏辜而一道帖然君雖為小官每于朝
廷政令大体意有所得慨然忘其躬之卑遠而敢言
也故諸公貴人多所尉荐幕府交辟焉初河東行銖

錢君再疏極陳利害大略以官鈔有數而私寫無執
恐終為民遠患自以言輕不足動朝廷又為歌詩四
百言上之覲托民謠可以開悟于上其後果以不便

罷嘗奏書

仁宗請擇宗室之英者建為皇嗣以系

天下之望御史中丞王安簡公得其稿而竒之歎以
為裡行而君節卒矣時皇祐四年八月某甲子也君
既登朝贈其父国子博士娶同郡馮士号仁和縣君
继下氏永安縣君一男子曰聃卒進士嘗試于春官
三女子適考功郎中鄭民憲進士周郁曾知微君卒

君卒後二十六年，以長興宰陳之才狀屬于予曰：先人之仕于時，官不過博士而壽止五十四，曾不得少究其才志。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君夫人之喪，合葬于某山。且念知先人之深，無如公者。幸一言以銘之，遂為之銘曰：

少而才，分將有為。壯而仕，分造所知。才信美兮，生孔時。命不究兮，進則違。屬風力兮，排雲霓。賈其良兮，售不疑。抗直論兮，通天墀。忽焉逝兮，吁可悲。

職方員外郎知泰州蔡君墓誌銘

錢塘蔡君子，難以慶曆二年擢進士第，起家為應天府穀熟縣尉。再調房州司法，參軍監亳州酒稅，移宿州蘄縣令。改泰州，觀察推同。以銓課轉大理寺丞監建州都茶場，再遷殿中丞、太常博士。監在京雜買務，知開封府襄邑縣。召充編修樞密院例策，歷尚書員外郎。以戕方知泰州，服父喪去位。既外除矣，以熙寧六年四月甲子寢疾，終于家。卜明年十一月丁酉，遂塋富陽縣之仙山鄉瑞相原。君年五十二，諱某子，雜其字也。少以安定先生胡翼之孝經術尤長于春秋。

同門生丹陽姚闢嘗以三傳異議數十事探索其有
無終日應答疊々不窮闢曰安定之學盡于此矣及
從事仕則專意文法簿書之務纖悉靡遺雜論上官
前一無避憚至于不可屈而後已初在穀熟予適為
南京從事每見其邑文移精詳有理致屢持以白府
上中滯訟疑獄數以委之于朋僚中特親厚予嘗嘗
其所趣舍操守甚悉且曰士之所以貴于孝者蓋在
適于時而有用也然古之人不患無時而患無知己
者蓋歆其道有所信而不愧得苟耳予以是知其有

志于事業而不為陸上者也是時故相杜祁公退居
睢陽君以文章謁之一見嗟賞待以異礼留守觀文
王安簡公嘗謂君曰祁公時所欽屬數道君子之美
子其勉之君既遇知己益自慎重由是當位者多稱
荐之自酒官至編修凡七命皆從辟奔非由有司選
擬也今叅知政事王公北都留守文潞公太師張丞
相故相梁侍中翰林沈文通樞直何公南皆所荐者
而襄邑实用于言領命梁公張公又以秦庭嘗僚連
荐儒館之職朝廷再藉其名矣樞密府爵賞威刑之

出動循故事國朝百年已行案牘所謂例者以萬數
或一事數例或徒其文而無定論異時引用去取往
先出吏手故前後繼擇才能士付之編輯有年數
矣君至則區別類例日料十數事質于諸公著其可
行者為令其重複無用者一切刪置甫四年而就緒
凡得四百餘秩其別有開寶兵目暨驛馬令又被旨
兼檢閱英宗一朝樞府故事送編修實祿院書成
再奏御詔賜金幣仍改五品服章以寬前勞特陞秩
一等田俾再任會御史言省冗官者編修其一也而
而君前此以便親請外官已得海陵矣曰謂同僚曰
此局必不應廢未几二府置屬官並兼編修條例如
其言治平四年秋夏國主秉常遣使朝貢京師宮稱
不與當年類既錫宴則款叙官就席君時為押伴毅
然責以屬國之陪臣之禮當偃蹇若是耶其使慄息
遂坐上丞相聞之皆曰善治郡政尚嚴整事無剽易
一出于已每憲重囚則燕居審訊尽恟幅求其所以
生之或詆曰彼罪當辟欲生之其可得乎既不能生
之徒引日月何益也君曰獄情至隱難見一成不可

復令使之辭窮且知無枉則死者与吾兩無憾矣民
有坐教令毆人而过誤致死者情得覆讞于朝刑等
疑非实然再移旁郡又移别路皆不能易初劾一辞
卒以未减议者乃知其下無冤民也于時農田使者
督察郡縣求民疾苦而興置之君預條其利害可行
不可行者待其至使之財捧上不違新書期会下無
擾民趣办之弊人便其政至齐州邀憲臺願再留君
三年以終其賜監司第課為淮南諸郡最君既明于
世務而慷慨敢言為編修時樞府諸公嘗詢以兵要

輒隨問啓畫深見听納故留在我最久當時臺閣文
學之士亦多与之游移而喜听其論议若毗陵錢君
倚臨川裴如晦陳留孫至遠並稱其才適時用然方
一施之州郡其效已見使之年且久則其風力必復
有过人者耶父諱某以君登朝泊郊霈恩三遷太子
中允賜緋魚袋其卒也集美校理刘君贛甫為之銘
矣始中允君在吳稱善士能殖生產教子弟至君而
弃其家事篤志于學問家之餘贊常推以賑親戚之
不能婚葬者平居不妄出入与過從者亦寡或問其

其故荅曰省事遂怨于已足矣所為文章論議尤多
自集為四十卷藏于家其配曰仁和縣君同郡孫氏
女也生男子二長曰彥輔奔進士次日彥弼齒始稚
矣女子二一適永康縣尉邱沆一幼未從人去年春
予罷東陽守過錢塘見君之病止謂予曰某起白屋
遭時得科第仕宦凡三十年以朝郎典近州不為不
遇也今日之疾草矣念今相知莫如公厚如不朽之
事敢以為託予色然頽其咲談如平生無他苦但勉
以事力而去後二月果有訃至乃知其神宇素定不

但生死豈力學信道之有素者歟後又得其孤洎壻
之狀請銘以成逝者之志義不得謝因為之銘曰
君生錢塘氣溫質良佩服儒雅周旋吏方君墓富陽
山仙故鄉神歲既固澤施弥長名在士林惠及海旁
載此辭遺後刻此陰堂

工部侍郎致仕掌公墓誌銘

許之郾成有儒孝之老曰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掌公
諱禹錫字唐卿起布衣取進士第補吏州郡以外臺
保任試四才俱優改大理寺丞故觀文殿學士丁文

簡公薦為侍御史故相杜正獻公荐試孝士院帖館
閣職凡任四十六年七十五由太子賓客遷貳卿
謝事遠里中居二年而卒自結綬訖掛冠公私未嘗
有小過失以壽終鄉閭君子以為行完而福茂宜有
銘矣惟掌氏先出黃帝任姓之後嘗有大夫黨氏者
其別祖也黨掌音近故後世以黨稱而著者二族其
一居琅琊曰掌同仕晉為顯官一居燉煌曰掌握前
燕時封遂興侯公琅琊之裔也古世齊之禹城曹高
以來未有顯者皇考諱宣始以明經起家官至殿中

丞贈其父諱廷暉大理評事殿中君既仕而徙家鄆
城因著藉其邑及公貴累贈戶部尚書公之始官歷
蘄道二司州理叅軍改秩知亳州鹿邑滑州胙城二
縣通判安并二州知庐州未行田為御史出提点河
東諸州刑獄公事入館閣以兵部員外郎為集美校
理以刑部郎中廷直集美院兼崇文檢檢討至光祿
卿改直秘閣兩為三司度支判官徙判都憑由理欠
司出省管勾國子監判司農寺同判太常寺兼礼仪
儀事公少自刻厉力學以進取既為吏則益持其操

檢故所居以幹廉聞倅并門日故太子太傅李康靖
公洎杜正猷公相繼為守為之稱譽于朝由此名益
顯景祐四年冬并忻地震民墊覆而死者什二三公
以朝命案視其處賻死者而賜生者人用安輯其為
御史論事務大体而畧細故方是時元昊反大議入
討公疏歷代禦戎周宣薄伐得為漢武遠討為失且
言今為之畫宜省騎兵增步卒以固圍于內然後誘
諸羗籍以衆其侵擾于外不三二年狂虜之頸可坐
而羈係矣明年三月有黑風晝晦冥之异公援鴻範

傳五沙侵陵之說以為此應西賊蓄銳必圖內侵望
敕守臣先事為備未几賊敕金明羗帥李士彬覆其
族而去請公急遣使者持筮書存拊其餘衆其援兵
不救者望正軍法以固諸羗之心通判延州計用章
坐逗撓軍事下獄流嶺南既而經畧判官田京尹洙
亦坐叅謀失律降通判公合諸御史共論其事以謂
用章之貶所以重者推劾尽文法之過也京等之責
所以薄者特旨本明恕之息也幸彼用章內地則仁
恩之施溥矣用章卒得放遂又論奔边任官同罪非

是日親民錢穀之吏所以同罪者責其廉隅也用兵之法或使貪愚豈皆清方之士望令奉者但保明其材武則翹勇之人皆出而為用也其為提點刑獄奉詔募河東民為宣毅兵得二萬七千人調鄉民為義勇得七萬二千人皆教以兵技不數月而軍律用繫公課責之嚴也慶曆三年冬大河冰合邏者日虜騎旦夕徑度矣朝廷患之命公護役鑿即時通流邊人賴之觀公之言与其施設豈特不為者然以刻意儒孝不喜外官頗用此由滯終老文館而中心裕如

如也讀書无所擇經史之外至于五行星曆占筮地理百家之說世有傳者無不鑽鑿求通皆推習畧藏書萬餘卷忧患不足月購歲閱志不少怠嘗謂繙討書傳最為樂事一有會意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故求怪僻難知之事以穷其孝之深淺公皆推本其自出以示之未有見者累日晷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故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雅為陳恭公器重當國日嘗召至中書謂日上知君有孝問故授以祭器之酒任他日被旨与故翰林王公洙同遠皇祐方

域圖志既成五十卷上之王公奏畧曰益是掌其討
論辨証非臣敢冒均其能 仁宗面加褒語再命繪
圖置便坐繼有金紫繒幣之賜是後剛修地理新書
重纂類篇補注神農編撰本州圖經公皆在其選三
為開封府因孝黷解官所試詩賦論題必擇奇奧人
不經意者由是士子望風畏憚至目為有難題掌公
然考覈精審得人為家多故將作監丞楊寘令直集
矣院孫覿皆其所取解頭也再為殿試編緋官預賜
御書文儒考校字即日上詩稱謝優詔獎答其著述

藏于家者文集二十卷晉陽刀筆六卷郡國手鑑一
卷周易雜解十卷公為人疎濶與人言率直無緣飾
初不知者謂為矯偽久而乃察其誠心無他人也性
至兢慎居常惴惴恐若有失在朝二十餘年非疾病
慘恤未嘗移告當朝趨日則聞鐘聲而起未辨色而
立馬關門之側所蒞官局不以閑剽日必一往雖祁
寒盛暑大風雨雪率以為常非公事足不歷杖要門
歲時禮慶則先至一謁而罷僕史知指是日往不
戒而集其奔動有常奉已廉約衣服飲食一如布素

時家無妾媵躬操几案之事人或訖其刻苦公亦不為改平生為好推命之符自遜周易流演遁甲備一卷以言人生受天窮通一出于命毫髮不可逃嘗推已之見生演其說為一卷曰年庚寅月庚辰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所謂初中末三卦者也以世應无伏納甲五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餘半祿秩算數休咎于是矣焚奠之前出其書以置枕旁遂易箒為沒予取而視之雖不尽通其說然所書乃公中年時手筆推考始卒

蓋不謬為烏呼可謂信道術而能委順者耶公四娶周氏張氏盛氏扈氏而盛氏故太保肅公文之女扈氏故翰林蒙之孫女逮封內黃郡君先一年而歿生五男世基世京並早亡世康和州防禦推官世程太常氏奉禮郎世衡大理評事七女子五皆從人而止一適殿中丞文彥璋一適某軍節度推官葛劉孫十四人而五已仕子孫皆傳家孝勤吏事以持守其門戶積善之慶于是乎見矣公于公先人天禧中進士同年也而某自皇祐以來辱在館閣接公几研且十

餘年又得與世衡為姻婭故諸孝嗣以紀述見屬義
不得辭比塋之日以斯銘納諸壙中蓋熙寧元年八
月某日甲子也其地則汝州鄉何延原先塋之次也
其合祔四夫人之柩也其銘曰

士所以孝貴乎博通潛心聖矣稽求大中得其本原
治心養性探其枝葉保躬完行有如唐卿其志于是
決洽羣言沈酣中執既仕臺閣亦履通班不祈苟進
卒老編研人謂之迂曰吾所好人訕其陋曾不改操
今矣夫餘風可導來者不知斯銘以來

光祿卿葛公墓誌銘

葛嬴姓出皋陶後以國為氏或曰與琅琊諸葛同族
至漢晉有顯者仙翁稚川皆以道德稱于時、人以
為神仙其後世居丹陽公蓋丹陽之系遠祖自新安
徙新定至今為建德人祖贈太常丞諱某寬厚樂施
恚以先世田宅推諸族人獨營郡之東山甲第以延
接士人賓客使諸子以孝為父諱昂由進士起家為
興化軍莆田尉充館閣校勘終尚書祠部員外郎集
美校理累贈戶部尚書公諱宏字子容少年以名字

子挾執文一上擢天聖五年甲科當時大夫之知者
即以世賤期之景祐中予初涉場屋見公以文編贊
先公七七謂某曰此該洽士尔宜从之游自是相與
往還情好莫逆故其出處關閱得而悉之慶曆二年
先公知貢奉與諸同僚奏辟公為點檢試卷官時故
叅知政事吳正肅公亦在貢部知公尤深既而合當
塗貴人數公列劄稱荐乞試有日矣而以蒙山之累
止得升秩初公娶建陽陳氏故太常少卿直昭文館
商之女殿中侍御史洙之妹赴官蒙山道梧江暴得

瘴疠發狂自溺陳宗意其護視不如方死非其所自
為南奪二从婢归榜掠以求寃狀卒無彷彿殿中為
之左右寬譬親意終不可解會御史章頻出為本道
轉運使將案其事而無可驗者因謫公所部賣買小
不如法坐是免官其後公卿間皆知出于捃摭為上
章論辨者又數十人几三十年而大司徒魏國公方
當国以犹為枉遂得滿滌叙緋衣銀魚不閔荐奉法
然有荐監司者垂得移旨復以前累而訟格遂卒不
偶為公始解褐為大理評事知信州上饒縣親獲強

寇當改服章以不欲自言而止尋徙知蒙州既罷官
監在京葉密課庫出知婺州蘭溪縣移知化州轉本
者殿中丞太常博士通判常州歷尚書屯田都官職
才三曹員外郎、中用召試思堂除知江陰軍始至
以益寇梗江溪奏增黃沒落流二巡檢以搃賊衝因
事召其黨類謂曰捕吏既密犯則不可解矣若輩有
田者可以歸耕游手者可以易業衆以信服犯者為
稀少及代去有唐兵者率江民市黃甘綠橘越境外
以謝公使驚之為歸糧又口占五字詩以遺之且有

犢帶牛之功明年積潦害田自午卸堰至黃田港徹
大江四十里大設旣導料民丁充役募里豪得粟得
二萬斛以餉給之不日而功集餘粟尚數千斛又為
奏田以資浚來河役軍守圭田比他郡特厚公謂土
少租重取之無名所得凡七百斛悉輸之官庾或謂
大廡近名曰吾以免過耳以治最遠知潤州西津巡
檢卒因襲益寇匿商人財其主將太上御名訟羣卒反側
不自安公知使謂曰事有失誤能償其財足矣衆意
乃定廷太常少卿光祿卿連知漳台二州漳潮之間

素多寇暴公為嚴警侯募勇敢士與巡捕吏約期必禽之屬尉有連貴要之戚者而失期公立案以法鄰賊望風破散天台歲苦水災每洪蕪則漂蕩民舍雖有泔水臺城斗門而緩急不能易禦公至則相其地勢曰此高下不相直耳命工鑿山石增培臺基峻導溝浚民皆便之後郡守吳可貽幾書于公曰台人二年無水憂前政之惠也觀此可以見治效矣臨海尉舒亶自逐羣盜手刃相捍者監司以為專殺欲寘之辟公力為直之至移鞠他郡亦不能奪其推心平恕

又可知也然性介近狷又過謹畏與人接其意本動然有終日相對或不交一言及遇同好則至誠悃悞

談論壘、通昔不厭故不知者謂其有城府往、待

之如仇敵卒用此坐護謗御太轉運使一日得飛語

謂台不治倉猝按部至郡留半月求其所以不治狀無毫毛私匿才得本岸修寇官船及公帑市外縣海物二事劾奏之大理當狀九十公坐遂以本官致仕公平生喜讀書傳寫對讎無有虞歲所蓄几萬卷常以自隨遠官閩廣崎嶇山陸間亦未嘗置之初罷

归里中氣力尚健而生事素薄或劝其营產旁郡可
畜可畜豐厚者曰邱墓在此將安之乎所居惟故屋
十數間陳文史于前日以遊目其家之有無一切不
問病草犹不捨卷可謂好弄也已所謂文章温粹辨
博尤長于詩什奉進士詩賦御題南風之薰其警句
曰氣生唐殿爽声泛舜弦來初在優等為覆考誤降
抑之犹不失上第後為預編入 仁宗羣玉集中尚
才字扇亦有題此句者嘗進治安策二十五篇續策
數十篇忠言十卷請塞詔存不報其精心致思盖亦

勤矣終不以時而不見用而廢翰墨此可見其所存
也雅好評論時文每得一篇一詠摘其佳句成誦于
口而為南宮點檢試官凡經賞識者數十公後皆大
顯于時其為郡亦崇尚儒孝之士在丹陽尊礼章望
之江陰刘洎新定倪天隱或親听其講解或表荐其
履行孝者以此翕然称譽之公享年七十以熙寧七
年某月遂改以五年三月甲子捐館舍以六年八月
甲子葬于郡西建昌山之某原与继夫人某縣君胡
氏同塋夫人同郡人矣明有清操前五年卒公以失

內助躬為治喪既得此地即于其旁自營壽藏比襄
事其孤奉遵治命皆如素為二子長曰平恕常州團
練推官監歙州鹽酒稅次日某尚幼也七女六皆適
人一未嫁而卒前進士胡英才河南府戶曹參軍鄭
介卿秘書丞提舉江東常平倉何琬淮南節度推官
知泰州興縣程筠乾德令鮑祇陳留主簿周彥崇皆
其壻也初公母王夫人早亡而集矣君以恩叙封止
及繼室盧夫人痛不逮適偶公尚幼解曰異時子有
登朝者則追命自及矣洎為列卿王盧夫人皆迎進
郡太君在任賙其宗族疎近均過其貧不能葬為之
助舉者凡二十一喪女兄先適蘇州司法參軍馮彭
年既寡并其四子取婦以鞠育之至于成立又移俸
錢給甥姪輩比退閑俸益薄矣犹不取其移券考終
之日家無羨財其子竭力稱有無以時迂厝由是南
人士大夫益嘆其清而有子以成其志也時予方守
東陽頗聞此言悲夫公之文雅篤學如此而為當時
公卿大夫稱道又如此同時輩流負執能者無不升
用公獨以小疵齟齬終老不得志豈其命耶抑人力

耶予至和中與今王府翊善馮廣淵同造正肅公公
言疑似亂政不可不察古之傾家敗國者往由之
葛同年不幸遇此平生無以自明吁可畏哉予嘗以
為吳公有謂而言故記之詳也銘曰

公以儒學遭明世又以文詞策榮仕有知己以荐其
才有名卿以藉其勢合是數者宜遂厥志卒用不偶
云誰之致違人所以安命君子所以貴義昭其懿實
刊此沉志

殿中丞華君墓誌銘

華氏出齊平原唐季之亂一枝徙吳居常州之晉陵
者諱勳為郡著姓不甘仕進槃樂于家生宏以季子
太常博士參登朝贈大理評事生昂累贈尚書駕部
員外郎君駕部之長子諱直溫字宣卿稚齒有力立
不類常童惟秉筆讀書外一無他好嘗慕蘭相如之
為人故志在功名既冠拔州進士荐已為鄉里稱美
天聖末我我先君宰無錫君与其從弟直清同以文
章為贊先君一見大加賞异由君門下使予以其游
因得接硯席習文史君性至勤刻所閱書博皆手自

抄撮日以三千言為準雖甚寒暑或課試燕私則繼之以夜未嘗廢其程予時羈中進士科奉為君牽勉早暮不得息日至抄誦數書作詞賦歌雜文如是者凡二年因得通經術知古今依率屬切磨之效也康定元年朝廷以西師連歲不解詔致天下能言之士問所以攻取方畧翰林某公樞副孫公上君所著本茂才策論其言兵有決勝之畫台試奉士院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寧州軍事推官以駕部君年高不赴既而廷保平軍節度推官鄭文肅公范文正公陳文公再奉君賢良試秘閣報罷復調廣濟軍判官徙池州軍事推官滿歲考課用今定州韓丞相洎部使者五荐章當遷秩以親疾不俟引對而歸遂求遠政改太子洗馬致仕君平昔志尚超邁季緼既厚思欲有所擢茲嘗謂儒者事業以致君泽民為先務非秉時藉勢不可行已之志故始時銳于進取三仕幕府雖不適其所懷然連佐貴近名臣亦欲因之有所施設故不屑小官亦不為權要而移其守以是諸公多稱其有風力前後荐者三十餘人而卒不得廷初國子

監荐直講而講官方限年五十以君少不如格嘉祐
中朝廷遂詆洽之士編校館閣書籍時韓忠獻公執
政欲用公以君休老而罷是可以謂之命耶 今上
即位泛恩遷殿中丞賜五品服元豐元年八月十六
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始君求致政時年且四
十九自謂士非無時而知我者不為不多然動輒齟
齟歎強不可故勇于退休既遂家杜門不復接世務
以文酒自樂間命子弟講說義理忻然如有所得交
親相過從則酣飲咲歌極歡醉而後止如是者餘二

十年如一日也去年予自錢塘還京師道毗陵過君
留連道白故悉出諸子為拜意勤且言少年相從
時慷慨過從時事一何壯耶豈意離濶四紀而才一
交臂人生出處不可期如此今僕優游鄉閭而無所
求一見故人足以慰平生矣今又以七言詩見懷予
方屬和未達而君逝矣嗚呼可悲也君娶同郡李氏
早卒追封南宮縣君又娶丹陽周氏司勳員外郎陵
之女生三子逢邁皆奉進士過西幼三女並歸進士
君所著文章三十編凡三十餘首風格溫厚論議純

正引據深切大抵宗範韓柳而歌詩尤多手錄旧抄
今存者犹百餘秩其用意專篤又可知也迨遘卜以
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君晉陵縣万安西鄉油澆墩之
南原先期以書屬予曰知先人之深且久莫如公者
不朽之托敢以請予感今怀昔不竟愴動遂為之銘

銘曰

古之君子孝以為己或出或處視其所履得時而行
不能則止在義不虧視被執此宣卿克勤萬好斯文
旁通浹洽論著淵純壯志超銳陵厲電雲進而齟齬

退亦逡巡年甫知命遂還官政安頓里閭沉酣觴詠
其生既全其終乃令刻銘陰堂以鴻後慶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七

墓誌

壽州霍邱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楊公墓誌銘

承議郎集矣校理蔡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誌銘

壽州霍邱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宋氏世占高封蓋得姓授氏之邑也 皇朝贈太子
左清道率府副率諫始居襄邑鄉里稱長者生內殿

崇班良起家為三班官出掌筦庫治軍旅並有善狀
生衢州西安縣令宏少治儒術孝易于徂徠石守道
授春秋于泰山孫明復名重上庠擢進士丙科調毫
州衛真縣主簿上官荐其材宜治剽領邑以卒事跡
具大孝博士曾君收所叙銘叙誌予嘗觀其所學自
經史百家黃老言至于星歷五行占課象數兵家權
謀之書皆貫穿浹洽無所不通其書存者多手抄蠅
頭細字凡十數万言又嘗以生之年日月時推考星
緯參驗休咎自謂壽不得長故造適任運不靳苟進

無几何以使牒考試它州在道遘水禍以歿士大夫
聞者莫不嘆其志于道而安于命也生壽州霍邱縣
主簿極、字道濟幼歲以父死戩事推恩補郊社齋
郎孝友惇愿善守家法予以女弟妻之留于家且久
知其強敏人也一从進士不中遂益自奮勵早夜誦
習書傳課試文賦期于大成有志無命才滿一官年
止二十八以治平二年遘疾卒于京師僦舍生三子
曰育曰充曰高、亦早卒育充力李游場屋不墜門
門業然自霍邱之亡子弟繼以淪謝二孤羈寓京口

因而著藉家宗氏不絕如綫育每追念先世多艱率
府而下五世槁蕞京畿久不得歸大墓已為世適當
任其責而單力不能反葬鄉里常抱終窮之痛因謀
于親知曰墳墓近所居則歲時展省不廢既而卜遷
其地亦从于是畏糧西上千冊舟有司載其高曾大
父母暨父叔季弟凡十三喪以歸買地于京峴北原
元豐壬戌六月辛酉既襄事矣而相冢者山高遠地
水與風遊神靈弗居育復詢求他師徧求陵阪得今
崇德里焦石山之東南原地合葬範歲在乙丑月維

丙子其日庚申厥利大奔乃啓諸柩厝于新阡率府
君位西向大穴崇班霍邱為二昭西安為穆二从祖
父三季父一幼弟別為二塋附于東南隅同日掩
六壙事無不及者師言山當巽隅外如拱抱水出庚
辛合流江海法曰亡者安而存者利宋氏宜有後矣
烏呼育以孤童自立力負奉事往返江淮數千里負
其親喪再歲卜遷卒得吉 永錫爾類師言其信乎
銘曰維家遘屯維子艱勤念所親乎生不逮養死不
克塋懷巨創乎五世之昌自汴之陽歸朱方乎始塋

京峴山峻水斷居匪善乎通吳之東若堂之封卜之
从乎考易之繇有子無咎福厥後乎

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楊公墓誌銘

華楊楊氏自漢太尉震四世顯焯子孫散在河洛至
唐而益盛其居鄭州之滎澤者曰尚書左仆射於陵
寂貴僕射之六世孫曰江州錄事參軍絳遭廣明喪
亂因家江表其子曰津事南唐以言不合去之南越
刘鋹用為尚書水部員外郎生太子中舍守慶入
皇朝為坊州司馬贈尚書右丞生翰林侍讀李士諱

偕以文武亮直被遇 仁宗為時名臣其止也天子

思之特贈尚書兵部侍郎侍讀生大理寺丞贈中散
大夫諱忱與其弟大理評事慥俱以經術文章名振
一時中散生公諱景畧字康功四歲用祖廕守將
作監主簿十四上書皇帝言天下事又謁執政論所
以言者丞相富文忠公尤竒愛之初監咸平縣酒務
已有能祿治平二年擢進士第知壽州安豐縣年少
領劄邑甯之沛然民有賦租不以時入者獨按其大
姓与里胥他户不督而自集里豪有倚富冒法者以

事名至庭下窮竟無罪得罷服擬上方事立寘于法
一邑為之惴慄縣當水衝歲嘗病涉為之創巨橋往
來者遂無患因目其橋為楊公橋安豐代遂監京東
竹木場兼三司主管權度支判官公事從開封府推
官就遷判官方朝廷患獄瘡之弊公以謂護視不謹
吏當繩之以法診治有瘡亟治當功之以賞詔用其
言著為令接送遠使、者回澶淵例先馳二介以報
其國時耶律用政欲遣三介公執不可甚力卒用常
例出授点兩浙刑獄始至常州訊囚有縣學生具酒

食設同舍而邑令之子預會州鞠以贓罪証逮者百
人公以法無飲食坐贓事即日尽釋之杭州司理卸
杖驥囚小不如法已州罰矣轉運使又劾奏以為不
職詔公覆案公具本末獨保証之杖卒得免自是他
州之冤獄滯訟得平反亟決者多矣公居官勤勩不
為苟簡法或未便即建明于朝嘗言太孝有歲月之
限遠方寒士或以貧或以親不能趨期者請州置孝
官如太孝法以便科奉又言募官管押諸州綱運給
以道費本欲紓牙校破產之患而守狎有應募者沿

法自利為國羞辱莫甚于此請下按察官不許押網
令又謂浙江罔罟太密禽魚不得生息請山澤謹其
時禁死者不葬寄骸廬野久則暴露可傷謹喪塋限
以歲月其怒心恤隱多此類也閩寇廖恩剽掠境上
公出兵數百重立購賞上以為專命奪一官仍故朕
滿歲移河北東路過都甸為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填
公事再領府判官管勾使院公事提舉三司帳司磨
勘司在府圻宣力居家坐廷局過限及遣官捕蝗再
奪一官未逾月以塞河勞復故制曰河溢原武隄塞

輒平護安居民依尔能力除書之言若此其治
効可知也元豐六年右司閹員宰相荐者數人神
宗曰楊某可稱其任即拜尚書右司郎中上言尚書
郎官有非才望者令長官奉行不放上或門止故事
未几迁起居郎使高鹿為國王祭奠使上諭以此行
多欲去者卿在可遠也对曰欲与不欲非為利即憚
險耳臣知稟命而已公偉儀觀善辭令至其國奉措
辭受言語輕重皆有節適歸則能道其土風人物礼
儀繁畧纖悉不遺深称上旨就賜金紫之服擢賜中

書舍人占謝日上日卿文辭溫潤雅宜典詰近制舍人預押六曹公詳練典故每有大議多引前代以為據故執政稱其有裨助明年避親嫌親換龙齋閣待制知揚州移蕪州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遘疾丁未終于州寢享年四十七公為人樂易自喜外和而內勁臨事果于行不為貴勢所屈待下尽礼周旋不懈非意相忤不与校也自与當時名卿遊多見推挹荐奉僚吏几数百人而無一為累者岂至誠樂与而不能欺者歟其為治岩而不苟在郡公私未嘗以一

毫撓民故二州之政從容若無所事而民自悅服至蘇未数月獄無繫者議者以為自孫冕在鎮日嘗獄空逮今八十年復見楊公矣去之日吳人遮道泣涕及卒楊人思之不已各州為之設浮屠齋又建祠堂于龍興佛舍拜泣其下雖古所謂遺愛不足過也幼有至性母靜安縣太君靈夫人生公三年而卒後過盧党即涕泣眷慕如母存焉賜其族人不間陳戚賴以存者甚衆尤喜讀書平居佔畢之外無它玩好常以讎校得失為樂事所藏書萬餘卷枕繕寫不輟又

集周秦以來金石刻文至七十卷用以考驗前史疏
摺與夫放佚之事其辨博通洽抑有資焉者文集十
五卷西掖草二卷奏議三卷執政年表一卷奉使白
驪策抄十二卷少林居士聞見錄十卷公少以名家
子有文學以自表志在推已以及物中間屢試權剝
亦有所擿發矣而奪官不以罪觀其過可以知仁也
晚遇主知方見任用而時為命奪不得盡如其志然
見于文者亦足以識其所存也夫人嘉興縣君韓氏
故太師忠憲公諱億之孫今門下侍郎維之女矣慧

得其門法治办家政無不如礼者子男子二曰允某
官曰宗某官皆向學有立女子二適宣義郎李持正
承事郎韓戩益當時望族初侍讀公卜地于河南洛
陽縣以墓其先君其後遂為洛陽人而子孫之亡者
相繼祔于其側今允憲奉公喪以歸用其年某月某
日定于某鄉某里去祖塋几里而近墓有日矣諸孤
以沈誌見諉予惟載世名德其所紀述者前有歐陽
文忠公誌在貳卿之墓後則有王荆國公吳正憲公
銘在中散理評之墓碩鄙文不足以表章遺德以繼

三美之後然四世通白其言行之美多平日之所親見聞者姑直書其事以成孝嗣之志銘曰

楊氏之顯自震太尉繁衍至唐於陵端業貳卿皇朝德銘三中世散不偶內閣復貴內閣之貴天子所知屢試其難事靡不為宣慰岨夷光華遠而書贊名命宰司是毗皆使東南有威有惠更殿大邦不勞而治西閣東臺方跡公歸豈伊不淑命與時違時哲云亡士類嗟戚我懷世歎其痛何極凡墓有銘著厥平生一言善志千古英聲貳卿之墓文忠叙事中散理評

師儒誌墓我述遺德以續前詩雖非麗藻亦無愧辭

承議郎集矣校理蔡公墓誌銘

臨川蔡君景繁諱承禧吾亡友濬冲諱元道之子休文諱元翰之從子從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南州劍諱宗宴之孫初天禧中我先人与職方公先後為宜州軍事推官實相交承情好尤厚故濬冲兄弟以文章見知留靈門館使某同筆硯習六科景祐五年二君俱以茂材異等召試秘閣時如格者衆遂不得預廷策其後屢試不捷休文卒死布衣濬冲與景繁父子

同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濬冲終南劍軍事推官景繁
由太平州司理河南府軍巡判官改大理寺丞知慶
州雲都縣熙寧七年召對便殿訪以時事極陳用人
立法之弊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滿二歲加集
矣校理提點開封府縣頃公事入為開封府推官改
判官筦勾使院公事兼提奔三司帳勾磨勘司累遷
太常博士官制換承議郎出為淮南計度轉運副使
以疾卒于泗州之行司元豐七年十二月某日也景
繁初為州掾時年尚少吏頗易之一日謫其舞文糶

獄者上于州、為斥逐太守張伯方愛其剛方有守
數與議論不以僚祿禮待之其治雲都縣事無細大
皆自詳覈胥吏畏縮無所措手溪水暴溢几沒城郭
為之具枋篳以濟生全聚而溺者獲出水遇艱食又
出常平粟以賑絕之而飢者不流監司劾奏其擅蒞
倉廩詔釋不治當時論者以為景繁為小官已能任
大責使之遭時得位頌其設施也易量耶及為御史
論大臣之任事怙权者拔用親鄰遍布要路非國家
之福章言念廷諍前後十數神宗悟為之罷免其鄰

輩者數人又論用兵交趾不可與爭旦夕利可遣北
軍難以深入及不宜用中人主兵柄唐季之事可用
鑒也凡此皆近臣之所難言者人皆為之危而上獨
稱其忠蓋面賜緋衣銀魚謂曰聊以旌卿說直耳熙
寧某年接伴遼使還獻治邊十三事深愜上旨李復
圭坐小法罷邊帥張商英以言事黜官景繁連疏救
解以謂二人者皆美材可用不當留滯遠方開封府
治中貴人獄得其閨門陰事連逮甚多尹與中人有
恩旧遷延不訊景繁即合同僚辨爭累日至論列上

前尹絳坐貶官它日上又謂日向覽卿臺章甚合
道理凡有聞見不可以不在其位而遂嗆嘿也景繁
自以起疎遠遭知己之主苟有可裨益時政雖逆鱗
逆物終無所避就既而復上數言十事多指摘時病
竟田中不出議者謂其必復言職俄而有使淮之命
其為使者務奔大軀嚴而不苛更有建征利之言者
一切不為權盧揚二州雖日月不久而民多能道其
善狀大概志在愛君拊民一聞忠義之語必力行而
極言之未嘗顧以利害不幸年止五十不得大施于

時究極其緼是可傷也自少時篤學力文博記善說
進對上前疊有緒故屢見稱獎居家教訓子弟講
論道義嘗至夜分善與人交不為炎涼改現于家人
官其部屬者至則薦之人問其能否答曰吾先人所
知其家人固多善士豈必問也接物和裕侃侃不折
雖恭上厚下而不可撓以私周旋族中貧乏待以濟
者甚衆尤喜興獎名教誘掖後進霄都素少士人
未知學為之擇秀民以誨導之勉以進取其後成就
弟子若郭峻之徒相繼以登科第者邑人懷德至祠

而報之夫人何氏臨江著族克配君子能成厥家封
崇德縣君二子居厚居易四女二嫁青州范世撫
州鄧璫二在室居厚嘗奉臨江進士同試者千餘人
首中鄉書以家艱不赴禮部居易八歲亦知向學烏
呼景繁其不止矣平生所為文章甚多未遑銓次居
厚哀而類之為三十五卷曰論語指歸十卷曰奏議
集十卷曰文集十五卷室文閣待制何公正臣嘗稱
景繁至誠所藪本于仁義忠信有遷固之辭有騷人
之諷諭有折檻引裾之忠蹇聞何公之言可以知景

繁之心矣蔡氏出濟陽至唐弘文閣孝士允恭始居
長安子孫家焉其後南唐清徽殿書士煜文居金
陵煜之子曰倚復從臨川倚之孫曰為政皇朝贈尚
書北部郎中職方即其子也自倚至濬冲六世居臨
川景繁嘗遊京口見其山川而樂之曰吾老必歸此
于是居厚用其遺言擇地丹徒以元祐元年某月某
日葬某鄉某里之西南原因家于潤遂為潤人也居
厚以予其世通旧求誌其墓感今怀昔不得無言又
繫之以銘銘曰

蔡出濟陽長安之系允恭仕唐祖煜避地始遷金陵
以書入侍再從臨川服儒數世職方允文首中名第
中司荐才詘于不試徊翔外遷終老州寄二子哀然
矣科赴制仲氏差池殞于壯歲伯也及子同登進士
先後祖孫並時兄弟儒孝一門時祿盛事蔚矣集矣
幹時良器文中御史簡在先帝繩糾不私权豪沮
氣道直難進勢危易躡出案旬圻清衷益記入佐京
尹復权宠貴帝曰尔言不係其位方矜嘉謀遷膺外
使淮海百城征誅未入輅車一臨民寬吏惴惟其設

施志在經濟千里修塗半未而逝平日有言京口吉地生居死墓存歿之利嘉哉孝嗣命从其治果得佳城卒如素志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諱田氏字介然開封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贈太師中書令諱博文之子贈太子太師諱士安之孫作坊副使贈太子太傅諱諫之曾孫少以名家子有學問所與游者多當世聞人故累奉進士錄廳皆拔高名後以父任為試秘書省校書郎

許州臨潁尉再廕補將作監主簿故相錢文僖公王沂文正公立荐其才又上所為文章三萬餘言召試學士院賜及第四遷太常博士歷尚書屯田度支兵部員外三員工部兵三部郎中初領簽書鳳翔節度判官鄉民有得遺財于道者遇捕卒拒不伏禽府尹周式曰此正謂盜而後強者將置于重辟公獨以為闡遺無強取法拒捕又不以仗執不敢斷式曰吾為吏固先于若豈不曉法尔有異識何不以狀來使吾按治耶公即上意狀式意為解止決杖而釋之會中

令尹政從慎國軍未久求侍養還京師管勾左右廂
店宅務視邸舍有不葺與民占冒無籍者請官為繕
完畫間架使增餼錢由是二歲中溢田舊課四萬緡
用前勞陞知通利軍始至決滯獄數十人自時庭無
田事都轉運使楊偕祖孫德高覲相繼言其治狀以
父憂去職又服母喪通五年而除起監在京左藏庫
前出此納庫籍惟載正數其羨贏皆不令積久鉅萬
主吏得以轉移為姦公至則操簿書坐埽中鈎索隱
漏得籍外金帛及軍賞折直高下不當償者悉條其

上三司七更命它官按驗得實計其所收物直三
十六萬七十緡以其事聞于朝廷擢為群牧判官滿
歲制置使王祁公奏公嘗出郡治諸州治監牧水害
有效請留再任又一年權開封府判官出提點江東
刑獄畧移江西皆自陳不願行留判三司戶部尚院
拜京東轉運使又辭不願行以使者秩移知襄州是
歲飢歉山南尤甚公募豪姓出粟萬餘斛造饘粥哺
流民賴是全活者甚衆故中書舍人胡旦旅殯在郡
邸其子孫孱不能舉塋者且三十年矣公為作奏曰

旦有大名嘗為先帝近臣朝廷宜厚恤之詔以庫錢二十萬畀其家具塋公又命書記石温主其事為之擇善地安厝如禮餘錢以給其孫郡人聞之喜且嘆曰胡氏存歿獲濟矣在郡才五月名還復判戶部勾院滿四歲當出補外官又自陳願領京師開曹從判尚書倉部後五年以亞卿謝事又二年七十五卒于清和坊之私第後七月諸孫自京師奉其柩葬于孟州沁水縣萬山原先塋之左次實治平二年十一月甲寅也公為人淳厚謙恭不自標置接人必

盡誠禮見親戚與賓客無少長貴賤皆局然奉之不少墜言語洞見底裏不為隱欺而人與之接者退而必曰真善人也然而當官閱簿領持法律精密審詳雖甚細微亦不敢忽慢故所歷十三官皆以勤事著稱而无毫毛過失其中心慈不忍蓋出天性非勉強所至見人議法苟有可以生出之路雖非已者亦從容為言及聞有所平反則喜如出諸已少時數隨侍在官中令每閱案牘多焚香過閣中情有疑者密以問公對曰法重情輕不如從輕中令添加紉之

自終親喪後不復主家事門內之治一以委諸弟惟
葺居第日往河水購良材歸則親督工程頗務崇壯
是時太夫人在堂見而召諸子語之曰中令既棄捐
若輩復安用此大屋乎公對曰王氏自高祖以來由
祁魏曹洛遷徙者數四靡所定處自先人之來京師
始得此第經營艱苦每患其庳陋數欲增大之而未
及就某等雖不肖所以尽力于此者將畢先志耳及
成室昆弟未嘗坐堂寢中雖待賓客亦就偏廡示不
敢拋先君之正處也景祐中从祖睦卒官江西三孤

女貧不能自遂中令方以為憂會病且革以扁公即
冒江湖往返數千里提携以歸嫁之輒得美壻其後
二為大官一為朝士故翰林侍讀李士楊安國今尤
簡閣直孝士韓贊駕部員外郎恭愿是也于時言家
法者以為美談公先後三娶皆顯族初配高氏秘書
監志寧之女次配許氏刑部郎中韓之女並早亡不
及封今夫人李氏亳州刺史周之女号金城縣君子
男九人曰岫太子贊善大夫曰岐曰垣曰岨京司官
曰峒瀛州樂壽縣尉曰嶠曰嶧曰嶠選補官曰岷未

仕女八人一適工部郎中集矣修撰知桂州陸說一
適衛尉少卿趙尚寬六幼在堂諸孫九人男皆傳其
家孝女必得士佳而婦之可謂善治家矣初中令在
近密公已為郡守後二十八年亞弟疇復為樞密副
使時公已得謝遠第見其登用士大夫來慶拜者日
盈其門且推福于公及其壻也副樞之喪又同奔事
儀用三品而公柩在前州縣過喪亦如常禮始卒哀
榮其盛也如此豈非積善之報歟公素無疾暨副樞
之薨哀慟累日家人怪其傷悼過甚勞為開譬公曰

我非不知命也但念吾弟生二歲而失先夫人吾嘗
躬自復育又見貴顯一旦先我而逝感今懷昔可遇
解耶自是悒悒稱甚相距五十餘日而終嗚呼可哀

也癸有日諸孤以僕接公有年又僕之仲弟亦許氏
姻也用是累來請誌于壙既不得辭又為之銘曰

不矜其容不暴其終任而行已惟義之从靜以遠悔

明以躬保吉人之履君子之終天錫多福惟享其厚陸

好德康寧考終以壽萬山公塋昭左穆右林龜旣安監

慶鴻厥後

之書置臚南學

東坡先生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